

JIEYANG
JUZUO
XUAN

揭陽劇作選

大戏选

一九七七一—一九八九



揭阳县文化局编印

可喜可贺

——序《揭阳剧作选》

陈仕元

十年前，省里的评论家撰文称揭阳县为“小戏之乡”。因为这个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业余、专业剧作者写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小戏，象《李队长筹粮》、《青竹岗》、《春暖柳绿》、《砌鸡窝》、《喜满栏》等，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比较新鲜和深刻的揭示，思想、艺术都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后，每年均有优秀小戏在省里以至全国获奖。因此，“小戏之乡”便闻名远近，誉满戏坛。

就在此十年间，揭阳小戏不仅享有盛名，反映现实生活的大型戏也一个个出台，一出《恩怨宋家妇》，连续演出三百多场，观众之多，反响之强烈，不止业余，就是专业剧团也是少有的。这个戏不仅获得省业余剧作一等奖，省鲁迅文艺奖，还获中央文化部农村剧作二等奖。大型潮剧《招财进宝》、《千金女》、《月儿几时圆》等等都曾在省里获奖和颇有影响。还有新编本县历史名人的历史剧《丁日昌》，也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如今这个揭阳县，不单是“小戏之乡”，也是大戏之乡了。确切地说，揭阳，是个戏剧之乡。

有几个数字也可说明一些问题。大约是1978年至1988年

的十年间：

一、全县共创作了大小剧本212个，由县的六个剧团（专业剧团一个，职业剧团5个）演出的共有121个；

二、全县参加省会演和调演剧目十三余，上北京参加文化部调演的一个；

三、全县在省里获奖的创作剧本25个（占汕头地区八县六区在省里获奖总数的一半以上），获中央文化部创作奖3个（占全省在文化部获奖总数三分之一以上）；

四、全县在省以上报刊发表剧作26个。

“戏剧之乡”多么难得啊！1978年，被“四人帮”禁锢的戏剧刚复甦，那时，古典、现代、传统、新编……演出什么戏群众都欢迎，现在看来，这并不能说就是戏剧艺术的发展、繁荣，因为大都是停演十年前的戏重新搬出来，许多剧种没有多少新创造，更没有什么艺术改革，舞台没有什么新面貌。因此，那一阵子的兴旺，更多成份是对十年禁锢的一种报复。这在后来直至今天全国许多地方仍存在的戏剧危机就是个明证。揭阳的小戏也是1978年出台，但她没有随波逐流，更不是为了暂时的满足观众需求，或者叫“报复”而存在，而是领导与剧作者很有战略眼光，一开始就进行艰辛的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想群众所想，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所写的一个个戏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面镜子，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是很不简单的创举。这些不是一般的演出，而是服务时代，直接推动戏剧艺术的发展。列宁就曾经说过：“要选择政治上重要的，写大众所注意，涉及最迫切问题的主题。”揭阳小戏，既写了这种主题，又形象地艺术地表达，不是前人足迹的重复，而是标新立异的创造，所以，她不是昙花一现，事实上已导致良性循环和发

展。实践证明，后来出现的大戏，就是继承、发扬了这种优势，才取得丰硕成果的。文艺创作最难得的是创新，是震撼人心的、使人获得娱乐的、写广大观众所欢迎的创新。揭阳专业、业余剧作家们写的小戏、大戏，都这样做了，好看有益，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作了贡献，确实可喜可贺！

“戏剧之乡”得来不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四人帮”对文艺十年的法西斯统治刚结束，文艺工作者的许多人仍心有余悸，在那情况下，揭阳的戏剧工作者能大胆揭示社会生活矛盾，勇于开风气之先，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不是偶然的。我以为首先是剧作者们的嗅觉敏锐、体会深切，心里装着人民，眼里有观众，对生活才有独特的发现和不吐不快。这应该说是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次是他们的刻意经营，在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就我所知，这些优秀的小戏、大戏，都是经过匠心创造不断修改提高获得成功的，既是作者才华的发挥，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还凝聚了党政各级领导的心血。

令我最为感动和钦佩的是揭阳县的党政领导同志对戏剧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是他们的具体领导有方，支持得法，才使揭阳戏剧工作有如此可观的成就；是他们的高瞻远瞩，才让那令人久违的舞台重放异彩。因为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许多地方的舞台即使逐渐被冷落，这里的舞台仍然热血沸腾，仍然多姿多彩，生机勃勃。也由于揭阳县党政的各级领导继续持之以恆的重视与支持，才使揭阳戏剧有今天这种长期稳定繁荣的局面。当然，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前进的，所谓潮有涨落，天有阴晴，但是，只要领导重视，戏剧工作者不断努力，正常的低一阵，高一阵，与危机也毫不相干，可以居安思危，不必惊惶失措，一定会长久

留芳。

人类创造万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到高容易见成绩，一旦达到一定的高度，要再上一层楼，往往显得很艰难。揭阳戏剧之乡，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要接受新的考验。戏剧是个高难度的综合艺术，要在现阶段提高一步，时代要求要有综合性（或叫整体性）的提高。揭阳戏剧可能要在在这方面作些努力，古希腊文艺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就提出过戏剧的质包含六个成份，即题材、性格、思想、文词、音乐和布景。说明戏剧整体性提高的重要。有人甚至认为我国许多剧种出现危机，就是因为编剧、导演、表演、舞美、音乐的不平衡进退，破坏观众的连环状美学欣赏。这种说法不无一点道理。我想，揭阳的戏剧创作，尽管一个个戏、一个个剧团情况不太相同，如果导演、表演、音乐、舞美能与剧本并驾齐驱，具体说，就是表演、导演、音乐、舞美有新的（经过推陈出新的和新创作的）更好表现新剧本的东西，整个戏剧艺术一定会走上新的台阶。这不是要求把戏曲剧种改得面目全非，而是很必要通过改革提高使之面貌一新。这方面，热切希望“戏剧之乡”继续努力，以新的成就、新的面貌跨进九十年代。

一九八九·七·广州

目 录

《入戏迷》

大型现代潮剧《碧血钢枪》

编剧 陈鸿辉..... (1)

大型现代潮剧《恩怨宋家妇》

编剧 黄月金 吴文鸿 王 光..... (72)

四场现代潮剧《招财进宝》

编剧 林英聪..... (146)

大型现代潮剧《相思店》

(根据古华小说《相思树女子客家》改编)

编剧 张金茂..... (200)

大型现代潮剧《千金女》

编剧 王杏元 王 光..... (269)

大型现代潮剧《逃港女与村长》

编剧 王 光 林英聪..... (340)

大型现代潮剧《月儿几时圆》

编剧 主 光..... (395)

大型新编古代潮剧《丁日昌》

编剧 陈鸿辉 陈作宏..... (457)

碧血金枪

(六场潮剧)

编剧：陈鸿辉

时间：一九二七年

地点：揭阳县小北山麓

人物：洪山梅——中共党员，区农协委员，三十岁。

卢大雄——中共党员，山梅的丈夫，三十二岁。

山牛——山梅的弟弟，二十三岁。

卢秀妹——山梅之女，十二岁。

冯婢——中共党员，五十岁。

冯子清——区农协秘书，冯婢之养子，四十岁。

卢浩——南昌起义军，贺叶部参谋，三十二岁。

高川——中共揭阳县委委员，四十岁。

卢伯——老农民，六十二岁。

吴一豹——伪警备队长，四十五岁。

孙尤魁——伪潮澄揭清剿总部督察，四十岁。

队副——伪警备队副官。

王占山——土匪头子，五十岁。

刘六——匪探，三十七岁。

中共揭阳县委武装中队战士若干人

男女赤卫队员、群众、儿童若干人

伪兵、土匪若干人

第一场 接 枪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拂晓。

〔石龙村后的山坡上。峭石壁立，青松苍劲。

〔战斗的主题音乐。

〔枪炮声。

〔幕前歌：

“八一”雷霆震河山，
起义烈焰照榕江，
红旗金枪播火种，
英雄花开映天红！

1. 〔幕启：远处枪声激烈，火光冲天。冯婶、秀妹及卢伯、农妇数人站在山坡遥望战况。

〔台内歌继续：

贺叶大军兵马壮，
汾水杀敌战犹酣，
风火雷电撼天地，
金戈铁马斩豺狼，
斩豺狼，雪尽心间仇与恨，
斩豺狼，红旗普插小北山！

众：（唱）祝大军一举歼敌顽，
盼亲人支前早凯旋！

〔枪声渐稀疏，众焦灼地遥望远方。〕

秀妹：（对冯婶）老婶，我妈回来啦！

冯婶：山梅回来啦？！

众：支前的乡亲都回来啦！（向内呼）山梅——

〔在音乐声中，山梅、大雄、子清、山牛及数青年男女农民带着大刀、草镰、窜仔、担架上。〕

众：山梅！

山梅：乡亲们！

卢伯：辛苦啦，来，请喝茶水！

山梅：（对支前众人）大家歇息。

〔众乡亲端茶水让支前众人喝。〕

〔山梅望着远方沉思。〕

冯婶：（觉得有异）山梅，你在看什么？

山梅：冯婶，你看那面鲜红的军旗，卷着硝烟，飘向远方。

冯婶：军旗……（遥望）飘向远方？……

众：山梅？！

山梅：我们的起义军转移啦！

众：（意料不到）转移？！

山梅：（唱）松涛高歌山致敬，
起义军汾水征战称豪英，
如今转移离阵地，
南渡榕江赴普宁。

冯婶：（惆怅深情地）啊……

众：（唱）大军呀，俺盼您，
犹如黑夜盼星星。
数日前，喜闻军号震天地，
红旗插上揭阳城，

天红地赤风雷动，
妖雾残云尽扫清，
工农盼得出头日，
洗雪深仇见光明，
如今大军撤离去，
心海波涌浪翻腾……

卢伯：（焦急难过地）咳，大军呀，你们打到揭阳，土豪劣绅惊溃逃散，俺受压工农吐气扬眉，多畅快呀！你们为什么要撤走呢？

大雄：卢伯，峰回路转，兵家常事，这叫战略转移，为了更好保存革命力量，消灭反动派！

子清：（沮丧地）咳，起义军走了，四月的阴云，又将遮盖天空，我们……我们向何处去呀？

山牛：（不满地）有党领导，革命工农不可欺，天不会塌下来！向何处去？还不是豁出生命，斗争！

子清：斗争！说得轻巧！人家是机枪大炮，你靠什么？一把大刀？

山牛：（亮出大刀，又难过又有志气地）大刀呀，你也是钢铸成，志不能屈，俺握你去夺枪！

子清：看来白色恐怖的味道，你还没有尝够！

山牛：（更不满，要发作）……

冯婶：子清，山牛说得对呀，革命人就该有这个志气！

众：山梅？！

山梅：乡亲们，南昌起义军撤走之后，吴一豹这伙豺狼，还有特务、土匪，肯定会以百倍的疯狂向工农反扑，斗争将会更加艰苦复杂。

众：啊……

山梅：但是，白色恐怖吓不倒我们革命工农！大家回去，先作好思想准备。

众：嗯！

〔众乡亲下，场上留下大雄、山牛、冯婶、子清。〕

山梅：我们开个支部扩大会议，好好研究一下。

众：嗯！（下）

山梅：（向内）秀妹！

〔秀妹手执红缨枪上。〕

秀妹：妈！

山梅：看住路口，别让陌生人进村！

秀妹：是！

〔山梅下。〕

〔秀妹一声口哨。〕

〔四男女儿童各执红缨枪上，列队。〕

秀妹：看住路口，别让陌生人进村！

众：是！

秀妹：分开！

〔三儿童下，秀妹和一男童登上大青石站岗。〕

秀妹：（有所觉）听！

〔隐约一阵马蹄声，从隐到现。〕

秀妹：隐蔽！

〔秀妹和男童翻身下青石，隐向石后。〕

〔马蹄声停，卢浩上。〕

卢浩：（唱）身负重任穿硝烟，
石龙村里找亲人，
要将火种播四野，
明朝花开漫山林。

秀妹：
男童：（上，厉声）站住！干什么的？

卢浩：（亲切地）妹仔，你是石龙村的吧？

秀妹：（枪一晃）我问你干什么的？

卢浩：（赏识地）好！不愧是红色堡垒村的革命后代！妹仔，我找区农协委员长洪石松同志。

秀妹：（心一动，仔细端详卢浩，对男童低声地）他来找我阿公……我看住他，你快报告我妈！

男童：嗯！（下）

〔卢浩要跟下。

秀妹：站住！

卢浩：妹仔，我有紧要任务，快领我进村吧！

秀妹：（把住路口）我没放行，半步也不准走！

卢浩：（焦急地看手表）……

〔山梅上，男童跟上。

卢浩：（大喜）山梅！

山梅：（辨认）你？……

卢浩：不认得啦？（脱下军帽）

〔大雄、冯婶、山牛、子清上。

山梅：（认清、大喜）卢浩哥！

众：卢浩！

卢浩：乡亲们！

冯婶：（惊喜地抚摸卢浩）奴呀，你，参加起义军啦！

卢浩：（敬礼）是！

〔秀妹解疑，示意男童，两人同下。

山梅：卢浩哥，你从广州农讲所毕业了？

卢浩：嗯！毕业后，我参加南昌起义军，南下。

山梅：卢浩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卢浩：山梅，你阿爹，洪石松同志呢？

山梅：（触动）我爹……

众：洪石松同志……

山梅：（悲痛地）我爹他，他，为革命壮烈牺牲啦！

卢浩：（震惊）啊！（痛心地）钢般的身躯火红的心，雷般的气概铁般的胆，洪石松同志，他，他怎会倒下去？！

山梅：卢浩哥！

（唱）提起爹，遭害事，

禁不住熊熊怒火胸间燃，

话未启口牙咬碎，

四月的惨景浮眼前……

那时间，农运烈焰燃正旺，

半夜里来了中央特派员，

满口胡言逞官势，

硬逼我们交刀枪。

闪光的枪呀，工农的命，

怎能拱手交豺狼？！

我与爹爹齐抵制，

严词激怒特派员，

父女双双遭撤职，

赤卫队被迫交了枪。

黑夜中白狗子乘虚而动。

石龙村四面屠刀闪寒光。

老爹爹，挺立村头一身胆，

掩护乡亲上北山，

电闪雷鸣雨倾泻，

爹爹他，惨遭杀害青松下，血染山岗！

〔众万分悲痛，面向青松，卢浩缓慢脱下军帽，肃立致哀。

〔台内歌：

啊……

青松振臂声声唤，

吼吼怒涛斥投降，

烈士用鲜血写遗训，

失枪的痛苦永不忘……

卢浩：山梅同志，乡亲们，党内那一抹乌云，已被东风驱散，党中央最近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彻底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会上，毛委员作出了英明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众：（振奋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山梅：（激动地）毛委员说得多好呀！卢浩哥，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干？

卢浩：（严肃地）山梅，同志们，我正是奉贺龙同志的命令而来，要交给你们党支部一个重要任务！

众：呵！

山梅：山牛，警戒！

山牛：嗯！（下）

卢浩：（对山梅）跟我来！

〔卢浩、山梅同下，扛一大麻袋复上。

山梅：卢浩哥，我们四个人，就是临时党支部成员。

卢浩：根据毛委员的思想，贺龙同志指出：南昌起义的枪声，一定要在全国各地、在潮汕打响！（解开麻袋，

取出一支闪光的步枪)

众：(万分振奋)枪！

卢浩：为了支援地方党开展武装斗争，打击国民党反动派，贺龙同志决定，将这三十支枪送给中共揭阳县委。眼下革命军撤出榕城，县委已转入地下，无法直接送交。贺总指挥和彭湃同志商量之后，决定将送枪的任务交给你们石龙村党支部。

〔山梅接过卢浩手中的枪，激动万分，众人激动传看，最后又传回山梅手中。〕

卢浩：据掌握的情况，县委和县武装中队现已转移至桑浦山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他们正急切盼望武器，你们必须想尽千方百计与县委取得联系，早日把这批钢枪送到武装中队的战士手中！

众：(严肃地)是！

卢浩：同志们！

(唱)南昌钢枪亮铮铮，
无数先烈血凝成，
铮铮钢枪份量重，
寄托着贺总指挥一腔深情，
星星火种潮汕播，
要引来燎原烈焰腾，
同志们送枪任务重，
须无惧艰险斩棘披荆，
革命珍宝交县委，
来日普天响雷霆！

山梅：(唱)雷霆早在心间响，
千斤重担勇担承，

众：（唱）纵然是弹雨火海刀林剑树，
护枪送枪不惜牺牲！

山梅：此去桑浦山几十里路，敌人一定严加封锁，不得贸然送枪，必须先將枪妥藏起来，派人与县委联系。

众：对！

山梅：（略想）枪，就藏到石龙洞。

众：好！

冯婶：山梅，与县委联系的任务，就交给子清吧！

子清：我……

冯婶：奴呀，你虽不是娘所生，但娘收养你十余年，盼的是你能为穷人争口气，能为革命出把力。你是老交通，人熟路熟，应该把重担挑起来！

子清：山梅？

山梅：子清，桑浦山一线一直是你负责联系，这次完成这个任务，有什么困难吗？

子清：（略想）好吧，我去！

山梅：（热切郑重地与子清握手）子清同志，任务光荣、艰巨，找老关系，大胆，小心！

子清：嗯！

〔冯婶上前慈爱地为子清整衣。〕

子清：娘、山梅，我走啦！

〔子清下，众目送。〕

〔远处传来枪声，众警觉。〕

〔山牛冲上。〕

山牛：敌人朝村道涌来！

卢浩：（掏出手枪）快把枪扛走，我掩护！

众：卢浩同志！

卢浩：快走！

山梅：走！

〔众扛枪下。

〔枪声密集，喊杀声震天。

〔卢浩开枪阻击。

〔卢浩中弹。

山梅：（复上，扶起卢浩）卢浩哥！

〔杀声，山梅拾起卢浩手枪，射击，扔手榴弹。

山梅：卢浩哥，卢浩哥！

卢浩：山梅……护枪……（牺牲）

山梅：卢浩哥！卢浩哥！

——幕下